

第 一 章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芦沟桥事变，开始了以武力吞并全中国的侵略战争。

北平、天津失陷，保定也很快就被日本侵略者占了。国民党政府的官僚、政客们逃的逃，降的降，国民党的军队也丢盔弃甲，一溃千里。他们一路上打着抗战的旗号，强夺暴取，搜刮百姓，抓了无数的兵车，拉着他们发的国难财和老婆孩子纷纷南逃。

乌云在天空里翻来滚去，越滚越厚，越滚越低，就象一口大黑锅，一下子扣住了冀中大平原，使人憋闷得透不过气来。

在一个阴沉沉的早晨，节节败退的国民党军队如同一窝蝗虫，凶煞煞地扑进了柳河屯。

柳河屯小土地庙前吵吵闹闹，就象滚了锅：

“他娘的，亡国奴！国军来了，不快点出来慰劳，就他

娘的知道睡觉！”

“两只鸡算个屁！老子给你们抗战，喝西北风活着？”

“搜！搜他个鸡犬不留！”

这时，在小土地庙跟前，站着一个十四、五岁的孩子，他叫铁蛋，是个给地主放猪的小长工。因为他衣衫褴褛，没有什么油水可榨，国民党的溃兵们都不理睬他。铁蛋望着满街乱窜的大兵和塞满了东西的各式各样的车辆，心里忿忿地嘀咕道：“呸！抢了这么多东西，还说他娘的喝西北风哩！这些猪羊鸡鸭都是喂狗的？”

铁蛋心里骂着，来到庙台前面，见停着一辆两个大骡子拉着的小轿车，车棚子前边还挂着个花车帘子。他觉着新奇，把脚跟踮起来；顺车帘缝向里一瞧，见一个国民党的官儿，腿上盖床大花被，正和一个妖模鬼样的女人侧身对脸地倒在车上，中间点着个灯，烟熏火燎地抽大烟呢。

这国民党的官儿，发觉有人，惊恐地扔下烟枪，爬起来，一边在枕头底下摸手枪，一边喊道：“谁？”他挑起花帘子一看是个穷孩子，便恶狠狠地骂道：“找死的，看什么？滚一边去！”

那妖女人虚惊一场，冲铁蛋抽抽鼻子，扭扭腰，酸溜溜地说道：“缺德！没见到日本人，倒叫他吓了一跳！冷死了！”说着，拉拉大花被，又倒下了。

铁蛋厌恶地唾了一口，离开了轿车。

躺在轿车里和妖女人抽大烟的这个人有四十来岁，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团长。他是本县城南有名的大地主肖世才的大少爷，名字叫肖旺荣。他从小在县城里念书，后来考进了

黄埔军校，毕业后先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连长，因他升官有道，不多几年就当上了团长。“七七”事变后，他没冲着日本鬼子放一枪一炮，就败退下来了。

这些日子，他心里一直在掂量：“是继续跟着老蒋向南逃，还是留下来投靠日本人？……”虽说是举棋不定，但投降日寇的心思，在他脑子里已有了七、八分。前几个月，他接到了老同学薄士仁的一封密信，在信中也曾提到，说他肖旺荣如愿与日本人合作，他薄士仁担保日本方面的重用。故此，他命令部下一路上横抢竖夺，趁机狠捞一把，到县城之后，如能和日本人接上线就不走了。

这时，肖旺荣的副官歪戴着大盖帽，领着一个人来到了轿车跟前，打个立正，喊道：“报告团长！请来了本村村长郭老寿先生的管家兼村里的地方^①黄先生……”

“噢？”肖旺荣应一声，放下烟枪，爬起来，掀开车帘，往外瞅了一眼。

这个黄管家，正名叫黄玉堂，人送外号黄二狗，三十多岁的年纪，黄皮拉瘦的脸，长得象个猴。他弯腰鞠躬，两只浑黄的眼珠盯住肖旺荣，施展着溜须拍马的本事说道：“团长大人！国军过境，鸡犬不惊，实为抗日救国的先锋！大人，有什么吩咐……”

“好啦好啦。”肖旺荣翻了翻眼皮，拉着官腔说道，“郭老先生可是薄士仁的岳丈了？”

黄玉堂心里一惊，忙道：“是是，正是！”

^① 地方：村长之下，办理派粮、派款、派差役等具体事物的。

肖旺荣装腔作势地递出一张名片来，说道：“那……烦黄先生通报一声了，肖某求见。”

黄玉堂忙不迭地接过名片，连忙躬身倒退几步，转身颠颠地跑了。

肖旺荣随即对副官说：“告诉弟兄们，离县城只有六十里了，要不择手段，筹办给养！”

“是，团长！”副官答道。

黄玉堂真算得上活阎王郭老寿贴心靠肉的奴才了。他打听准肖旺荣的来头，赶忙跑回郭家大院向郭老寿报信：“大叔，大叔！庙台前停着一辆轿车，拉的是咱国军的一位团长，还带着娇太太。”

郭老寿刚爬起炕不大会儿，见黄玉堂大惊小怪的样子，有点不耐烦，斜楞着眼问道：“你可问他姓什么叫什么没有？”

“有名片。”

郭老寿看完名片：“啊！怎么不早说！一准是他，再不会错的，高攀，和咱们还沾点亲哩。年前，士仁来信还提到过他，说他在国军里混事！”郭老寿搔搔鬓角，又拍拍秃头顶，三棱眼的眼皮呼闪几呼闪，满脸的小红疙瘩一齐哆嗦了几下子，突然绷起他那长方形的马脸，说道：“快告诉厨子备宴，得我亲自去请他！”

郭老寿说着，赶忙爬下炕，换上会客的衣服，亲自来到北大街的庙台前，向车厢里打躬施礼，说道：“本村村长郭老寿求见团长大人。门婿士仁多次来信提到贵团长的尊姓大名，如雷贯耳，老寿敢烦肖团长到寒舍一叙？”

真是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这肖旺荣在家的时候，也

听说郭老寿是柳河湾里头号的财主，今见郭老寿如此一说，忙以礼相待，说道：“肖某正要求见，只是记不清老伯的详细住处了……”说着，慢腾腾地拉出要下车的架势。

郭老寿忙向肖旺荣一抬手，意思是不让他下车，然后向车夫丢个眼色，说声“走”，自己早蹿上轿车前辕指引着路径，那轿车转眼便滚进了郭家的走车大稍门。

郭家客厅里自是美酒佳肴，高谈阔论。郭老寿连连敬酒，肖旺荣也频频举杯。郭老寿见肖旺荣也酒有几分了，说道：

“郭某与肖老太爷本系世交，肖团长又与士仁从小在县城里同过学，实为至亲，望肖团长对当前世道，指点吉凶，老寿恭听！”

肖旺荣欠身答道：“老伯既是相问，旺荣只得直说。以旺荣所见，日本人此次来头不小。旺荣也曾接到士仁兄的书信，说他已随日军入关。提到我如愿与日本人合作，他愿尽全力在日本方面周全，而且担保日本人的重用。因此，到县城之后，我不打算再往南走了。”肖旺荣说到此，见郭老寿两眼滴溜乱转，象个受了惊的老猴子一样，等待着他的指教，稍加思考，又说：“至于老伯，如要信得过愚侄，是不是把家里的事先委个心腹，还是带一家老小随队伍到城里躲躲，再觅机行事，不知老伯意下如何？”

郭老寿把手一拍说：“我怕就怕到这上头啦，日本人初来乍到，闹不清哪个是哪个，到时候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就糟啦！”

肖旺荣听郭老寿说的和自己想的不谋而合，干笑一声说道：“老伯既愿意进城去，一路上和到县城里的安排都包在

愚侄身上了！”

郭老寿本来把值钱的东西和大老婆早送到城里去了，身边只留下一个小老婆，于是向肖旺荣说道：“我主意已定，就给肖团长添麻烦了！”

郭老寿随即把家向黄玉堂作了一番交代，然后又命儿子郭五德帮他的小老婆赶着收拾行装。

.....

后半晌，柳河屯的穷乡亲们在黄玉堂的威逼下，总算为这群祸国殃民的“刮民党”军队做了好饭食，并且提篮、挑罐送到庙台前边。可是这帮匪军嫌饭菜不好，把送饭的盆子、罐子等家什全用脚踢翻在地上，还一个劲打骂着送饭的老百姓。

正这时，阴沉的天空里象凑热闹似的响了一串闷雷，又不知是哪个串门子干坏事的国民党士兵走火放了两枪，吓得有些家伙一个劲地喊：

“洋鬼子来了！”

“洋鬼子来了！”

柳河屯大街上的国民党军队，霎时变成了一窝没王的蜂，乱跑乱跳：有的把身上的军装扒下来往地下一摔，剥下老乡身上的衣服，不分男女老少，也不问花红柳绿，穿上便跑；有的把老乡的衣服，套在军装外面，把帽子一扔就窜儿了；更有一些家伙干脆钻进柴草堆里，只顾一个点地打哆嗦。

满街筒子拉着国民党军队的兵车，你挤我撞地向村外涌去。

有些国民党的军官，嫌大车跑得太慢，拔出大刀片，砍

断牲口的套绳，骑上那没有鞍子的光屁股骡马，牲口身上还带着半节套绳和夹板就跑了。这些骡马是拉车拉惯了的，不会跑，在国民党军官的抽打下，只是蹦跳着尥蹶子，不少家伙被翻跌在地下，疼得喊爹叫娘。

铁蛋站在土地庙前，正望着这狼狈逃窜的场面出神，忽听从庙东边传来一串他熟悉的铃铛声。

“活阎王来了！”他忙扭头看去，果见从一条通往南小街的大胡同里，一前一后飞跑出两辆轿车。跑在前边的正是国民党军官和那妖女人躺在里边抽大烟的那一辆；跟在后边的便是郭老寿那一对大黄骡子拉的葵藜轱辘的小轿车。“他娘的，活阎王也跑啦！”铁蛋心里骂了一句，两只明亮有神的大眼滴溜一转，顺手从地上拣起块半头砖，背手等候在路旁。郭老寿的轿车飞奔至土地庙前时，他把手一伸，半头砖进了车沟，那轿车左低右高跳起一尺多，车子发出“吱吱嚓嚓”的响动，差一点没翻在街上，车厢里传出郭老寿的惊喊和小老婆的尖叫声。郭老寿小老婆的红色包袱也颠掉在街心，顾不得拣了。

祸国殃民的国民党军队，被天空里的雷声轰出了柳河屯，村口、桥边扔下了翻掉的车辆。西南的大道上，天昏地暗，狼烟滚滚。柳河屯的穷乡亲们一边收拾着没被打破的家具，一边绷着脸，愤怒的看着这帮自称打日本鬼子的国军溃逃的情景，嘴里不断发出咒骂声：

“强盗！土匪！……”

二

铁蛋拾了一些被国民党军队踢扣在街里的烙饼、馒头，又拣了两件破军装，把这些吃的东西包起来，打算放到土地庙里。他刚一进庙门就听见庙后边柴草堆里“沙沙”直响，他蹑起脚跟顺墙望去，见一个国民党兵正撅着屁股往柴堆里塞什么东西。铁蛋心里说：“好小子，你就老实地藏吧！老子回庙里吃点再说！”

等铁蛋再出来时，那小子早没影儿了。铁蛋来到柴堆跟前，四下一望没人，赶忙猫下腰去一摸，掏出了一只小马枪，三颗手榴弹，还有不少的子弹。铁蛋高兴得眼睛鼻子都笑了，心里说：“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先背上再说！”可是他刚把枪拿起来就又嘀咕起来了：“不行！背着这玩艺儿，叫谁看见都不是玩的，还是快找个地间儿藏起来吧！”他大眼珠滴溜一转，又回到了庙里，一眼先看到了那泥土地像。于是他关好庙门，用力把老土地一扳，老土地便欠起了屁股。他把武器、弹药藏好，又叫老土地归了位，自己把下巴冲老土地像一仰，笑着说：“老伙计，好好给我看着，丢了就冲你要！”说完眼珠儿又一转，心说：“难道就这一份？出去再转转看。”

铁蛋刚走出庙门，就见庙西侧围了一大堆人。过去也常有一班子年轻人，在这里听村上的几个老头说书讲古，今儿村上叫国民党军队给掀了个底朝天，谁还有这么大兴头？铁蛋走上去一看，见里面的老头们都板着面孔，外面的后生们铁青着脸子，没一丝儿笑容。

过了很长时间，村里刘家辈数最大的刘老昌总算先开口了：“唉……完了，北平、天津、保定都叫鬼子占啦！国民党的正规军都顶不住，还能有什么法子？……”

四十多岁、老实厚道的穷汉子张老福没等刘老昌说完，便撇嘴说道：“屁！你没看见从咱村跑的这群东西，天上打了两个雷就吓得跑他娘的光啦！他们跑了老半天，连个鬼子影还没见到哩。靠他们打鬼子？——呸！尽是糟害老百姓的！”

人们觉着张老福说得对，一齐点着头。刘老昌叹口气又说道：“是啊，如今这世道，要不出个能人来收拾，是不行啦！”他接着又小声说：“听人说共产党倒是抗日的。不知这话可靠得住不？”说完两眼看着周围的人，意思想听听大伙的看法。

蹲在刘老昌身旁的一个穿戴较齐整的老汉向前挤挤说：

“唉！老昌哥，可不敢乱说吧，听说共产党要共产……”

没等这老汉的话说完，村里有名的壮小伙子，人称“半截铡刀”的田庆虎粗声大气地接了碴，说：“活阎王、黄二狗的话还能信？柳河屯就是志成哥敢替咱穷哥们说句话，争个理，他们就天天咒骂志成哥是共产党。还有振魁哥一家被他逼得家破人亡，一赌气把郭五德揍了个半死，逃到外乡去啦，他们又天天说振魁哥也是共产党啦！活阎王、黄二狗这些人的话还不如放个屁有点人味呢！”

这时，铁蛋往人缝里一钻，来到中间，说道：“你们忘了志成叔说的那顺口溜了！

阎王说话如放屁，

一言一句听不的。

他说上东你上西，

他说赶狗你轰鸡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铁蛋数了这段村里流行的快板，柳河屯的穷乡亲们，在今天这样阴暗的日子里，第一次发出了笑声。

田庆虎见自己和铁蛋说的话给大伙提了精神，那些老头也频频点头，来了兴致，火辣辣地又说：“要真的振魁、志成哥这样的人都是共产党，这个共产党，我一定也得参加！”

满脸黑胡茬子、敦实黝黑的壮汉子刘二刚，瓮声瓮气地在一旁搭了腔：“是啊！柳河镇巡警局的那帮兔崽子也溜他娘的了，郭老寿也逃了，振魁兄弟这会儿要是在世的话，还保不住能回来，……领着咱穷哥们，来个杀富济贫哩！”

田庆虎没等刘二刚说完，抢过来说：“那敢情的，振魁、志成哥这会儿要是在家，给咱们领个头，甭说活阎王，就是洋鬼子咱也敢跟他拼！”

铁蛋听得出神，心里高兴，忘记了往常大人说话，小孩不准插嘴的规矩，说道：“真的，要是志成叔、振魁叔都在家，就是一文一武！”

张老福感叹地接过来说：“这话可不假，咱中国要是有个好领头的，大伙齐起心来，就来咱中国的这几个小鬼子？一百个揍他一个，怕是还有捞不到的哩！”

“哈！……”人们又笑了。

“……”

人们你一言，我一语，议论来，议论去，越说心里头越觉着共产党好，越觉着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国救民，也越觉着赵振魁、吴志成是共产党了。

刘二刚叹口气，说道：“说了半天，还是没用，振魁兄弟死活没个音信，可这志成哥这些日子到底上哪儿去啦？”

人们面面相觑，谁也回答不上来。

吴志成是共产党，田庆虎心里的依据，比别人要充分，他自己暗里说：“志成哥一定是共产党！可是你也该回来啦！乡亲们眼巴巴盼望着你哩呀！”他心里这么想，嘴上却说道：

“咱们只愿想，志成哥也回不来。依我说，还不如叫老福哥再给咱说说，共产党、红军打富济贫的话吧！这几天可真快把人给闷死啦！”

“对，国民党的省官飞了，县官逃了，镇子里的狗巡警溜了，活阎王也吓窜了，老福哥，你就放开嗓子给大伙说说吧，也好叫人们散散心儿。”刘二刚给田庆虎帮腔说。

“走！如今咱谁也不怕！要说，咱们到庙台上坐下来，从头到尾细细地拉呱！”张老福的精神来了，人们把他拥至土地庙的台阶上坐下来，打开了故事匣子。

铁蛋心里有事，想把拣枪的事告诉他的好朋友——吴志成的闺女双凤，张老福要说的故事他又听过了，见人们往庙台上走，他便一溜烟向西跑了。

三

铁蛋一溜小跑，来到村西口，路过田庆虎家门口时，听见院子里象是有撕打的声音。他赶着跑了几步，把着栅栏门向院里一望，见一个生人拦腰抱住了庆虎媳妇李九兰。

这小子名叫汪金来，三十五、六的年纪，是肖旺荣手下

的一个小参谋。当兵之前，他在本县城里是个有名的好吃懒做的小无赖。他跟着肖旺荣溃退下来，跑了好几百里地，想着以后的路程，也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，趁今儿慌乱逃跑的空儿，他换上了便衣，把手枪别在腰里，先钻进一个柴垛里藏起来，见外边没事，才又钻出来，仗着腰里的家伙，在村子里蹿来蹿去，想狠狠地捞上一把。他溜进庆虎家院里，一眼看见了抱柴准备做晚饭的田庆虎媳妇九兰长得丰满壮实，白白净净，粗眉大眼，便起了歹意。

九兰一时抵不过这小子，正在拚着全身的力气撕打的时候，猛然间看见了眼前那个菜窖口，心里有了主意。她随着那小子的拖劲，扭过身来，把身子猛一收缩，又来一个下滑，从那小子的胳膊底下退了出来，拚尽全身的力气，猛一推，只听“扑通”一声，那小子便掉进了两丈来深的菜窖里。九兰又忙把旁边一扇旧磨扇滚过来，盖在窖口上。然后她才坐在地上，长长地喘了几口粗气，扯起衣襟来擦擦头上的汗水，理理已经有些散乱的短发。

铁蛋跑上来，没来得及参战，战斗已经结束了。九兰见铁蛋进来，料想刚才的事儿，他已经看到，便向铁蛋说道：

“铁蛋，快去叫你庆虎叔回来！”

“我就去。九兰婶子，你可把这兔崽子看好！”铁蛋说完，又一溜烟地跑回到庙台前，悄悄地拉了一下庆虎的衣襟，小声喊道：“庆虎叔！”

田庆虎一回头，见铁蛋这会儿这般当真，便随他走下庙台阶，问道：“什么事儿？”

铁蛋把嘴贴近庆虎的耳朵，小声告诉了他。

田庆虎一听这话，立刻火了，也不等铁蛋说清楚，提起腿来就往家跑。铁蛋紧紧地跟在后边。

田庆虎一口气跑回家来，一进门，见媳妇正坐在灶坑边烧火，先放了一半心，忙走至门前向九兰急问道：“那个兔崽子呢？”

九兰见庆虎捋胳膊挽袖子的架势，故意装作安然无事的样子，照旧向灶膛里添柴烧火，继续做饭，一声不响。

这一下，可把田庆虎惹火了，一把把九兰拽了个趔趄，说道：“不吃饭了，你给我说！”

九兰见男人真的火了，便也沉下脸来，故作生气的样子说道：“要什么熊样儿？可倒好，那个兔崽子没碰了我一根汗毛，倒叫你拽了个老实！”说着把庆虎的手甩开，把脸转过一边，用手冲院里的菜窖一指说：“捉现成的去吧！”

田庆虎一听这话，知道媳妇没吃亏，又放了一半心，不好意思地向九兰说道：“唉，铁蛋这孩子刚才没给我说清……”

巴侯在门口上的铁蛋，听庆虎说出这半截话，笑呵呵地跑上来，说道：“庆虎叔咱可得凭良心，你也不等人把话说完，开腿就往家跑，我在后边赶都赶不上，这会儿理亏啦，又赖……”

铁蛋这么一说，把九兰也逗笑了。

庆虎笑道：“甭他妈的尽揭短了，来，咱爷俩先收拾了这小子再说！”

田庆虎拿着井绳、筐子来到菜窖口，一只手把那旧磨扇搬开，就往菜窖里送绳子。

汪金来这小子便宜没沾上，反倒摔个鼻青脸肿，在菜窖里捂了小半天，如今见上边的磨扇揭开了，又见一只筐子忽悠悠地坠下来，简直是沙滩的乌龟见了水，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了。他一边准备用左手抓筐子，一边用右手去摸怀里的手枪，心里暗恨道：“穷老百姓，到上边咱再算账！”

就在这时候，九兰三步两步走来，一把抓住了庆虎的手，三搯两搯又把筐子拉了上来，换上了一根细麻绳，才又把筐子送下去。这时田庆虎和铁蛋反倒成了木头人，四只大眼望着她，一时猜不透九兰要演的是什么戏。

汪金来那小子，一见这根败兴的绳子，又凉了半截，几乎带着哭声几哀求道：“行行好吧，大婶子！这条麻绳怎么能拖得动我啊？”

九兰骂道：“叫得可倒甜，在家也敢搂你婶子抱你娘！”九兰冷笑一声，又接着说道：“甭装蒜！先把手枪放到筐子里！”

这小子装出更可怜的腔调，说：“哎呀，我的大婶子，哪有枪呀，你刚才不是见了？”

九兰骂道：“就是看见了才叫你缴枪，再说半个不字，就把你埋在菜窖里沤大粪！”

田庆虎只想到被媳妇推下菜窖去的是个坏家伙，可没想到他是个怎样的坏东西，更没想到他会有枪。看着媳妇这一连串的举动，听她说了那一番话，禁不住倒抽一口冷气，两只大眼憨厚地看看媳妇，心里说：“哎呀，不是她，就吃大亏啦！”

听九兰这么一说，铁蛋忙把着窖口向下一瞧，见那小子

正脸朝上吃红薯呢，满嘴角是红薯沫子，还不断地眨巴着他的小斜眼。铁蛋把预先准备的一铁锨土冲他脸上一捂骂道：

“臭国民党的中央军！再不缴枪，就活埋你个杂种！”

这时，田庆虎心里才全明白了，火头更旺地说：“对，老子这窖菜不要了，活埋你这个兔崽子！”说着和铁蛋两个一齐向菜窖里填起土来。

汪金来被九兰推下菜窖，已经摔了个晕头转向，加上又发了烟瘾，早就支撑不住了。现在更被呛得透不过气来，眼睛也睁不开，心里想：“活命要紧。”忙趴在窖里拚命央求道：“大叔大婶子，小的缴枪啦！……”

田庆虎大吼道：“缴就快点，老子没这份闲工夫！”

“缴……我眼睛看不见啊，甬着急！……”说着一只手拚命地去摸筐子，另一只手忙把一只二把盒子放进了筐子里。

田庆虎把筐子系上来，把枪别在腰里，这才又换了一根粗绳子，把汪金来拉上来。铁蛋过去一摸他的口袋，还有两条子弹，骂道：“他娘的，留这干什么？还想拿它吓唬老百姓去！”

这小子闭着眼把衣服一拉说：“什么也没有了！”

田庆虎趁他拉衣角时，发现他里边穿的仍是国民党军队的军装，想着他们今天上午在村子里祸害老百姓的情形，气上心头，抬起右腿就是一脚，正好踢在汪金来屁股上。这小子一时腾空又落在地下，“哎呀”了一声，又赶忙爬起来，弯腰央求道：“大叔饶命……”

田庆虎大声吼道：“要命就快点滚，甬糟践了我这块干净地方！”

“我滚，我滚……”汪金来心里说：“真倒霉，先碰上个廖桂英，这会儿又遇上个大金刚。三十六计，走为上！”两手掰着眼睛照照路，缩着脖子，佝偻着腰溜了。

“哈！……”田庆虎、九兰、铁蛋三个人看着这小子溜走的狼狈样，想着刚才的情景，实在憋不住，一齐放怀大笑起来。

战斗结束了，欢乐之中，田庆虎把二把盒子往腰带上一别，神气十足的冲铁蛋把下巴一仰，问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铁蛋看着田庆虎那魁梧的身架，点头说道：“太好了，够劲！有了这个，咱就不怕黄二狗了。”

田庆虎笑道：“黄二狗？就是活阎王也不在话下，东洋鬼子来了咱也敢和他们拚！”

铁蛋两只水汪汪的大眼，望着田庆虎腰里的手枪出了许久的神，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心事，点点头说：“对，对，对！”连说了三个对字，扭头就要跑。

田庆虎正在高兴的时候，见铁蛋拉架势要跑，不知怎么回事，慌忙伸手喊道：“铁蛋，今儿个就在家里吃饭！”

九兰这会儿已回屋里做饭去了，听说铁蛋要走，也赶忙跑出屋来招呼。可是铁蛋心里有事，回头向田庆虎、九兰招手，说道：“过两天说吧，我家里这会儿有吃的啦。”

九兰见拦不住铁蛋，向门外赶了两步，嘱咐道：“刚才的事儿，可甭去外面瞎说！”

“放心吧！”铁蛋答应着，早已跑出胡同去了。

田庆虎回到屋里，不好意思地望着九兰，望了许久，才嘿嘿地笑了。这笑里包含着多么诚厚的感情呀。他想着刚才

的情景，不是九兰想的周到，准得吃大亏。所以，自己打心里佩服媳妇的机智。他想夸九兰几句，又不好意思开口，所以只是用憨厚的笑眼望着她。

九兰看男人那诚实的样儿，心里也有说不出的高兴。其实，她明白男人这会儿的心思，于是她悄声说：“你呀，饥了吧？”

“嗯！”田庆虎只答应了这一个字。

九兰知道，天不亮，村子里就来了国民党的军队，整整在屯子里折腾了一天，庆虎到现在也没有吃上一顿安生饭，便赶忙收拾饭去了。

夜幕已拉下来了，天显着更低了，云也更厚了。远方的天空里响着雷，闪着电。

铁蛋从庆虎家胡同里跑出来，忽然发现村西口上一前一后走进两个人来。他睁大眼睛，一眼就认出了前面的人是志成叔，可是志成叔身后那人是谁呢？只觉着那人好眼熟，就是一时想不起是谁来。他紧走两步，揉揉眼睛，把那人那挺秀的身架和雄纠纠的迈着阔步的姿态仔细打量一番，不禁高兴地一跳脚，扭回身子向街里跑去。他一边跑，一边满街筒子吼喊起来：

“志成叔、振魁叔来家了！”

“吴志成、赵振魁回来啦！”

“……”